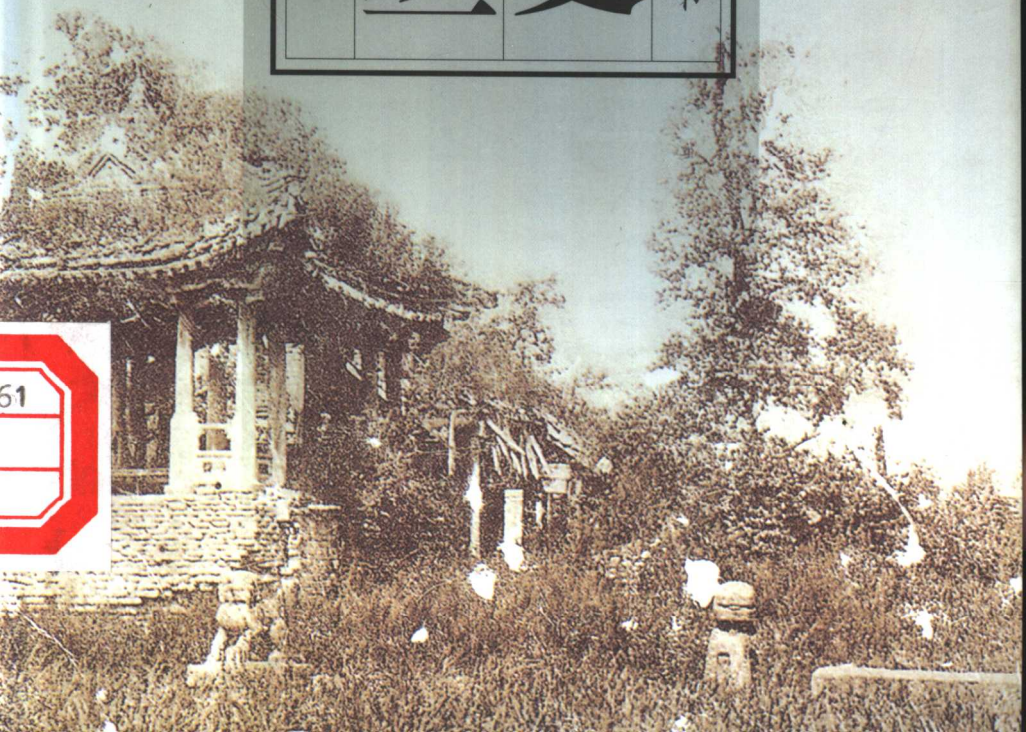


新宾满族风情节系列丛书

新宾清前史 研究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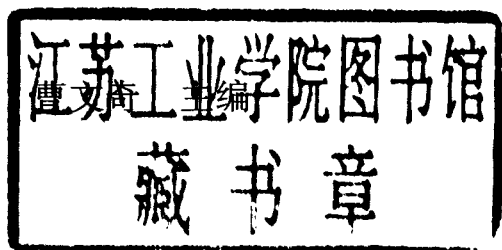
曹文奇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新宾满族风情节系列丛书

新宾清前史研究论丛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宾清前史研究论丛 / 曹文奇主编.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8

(新宾满族风情节系列丛书)

ISBN 7-80644-799-7

I. 新... II. 曹... III. 满族—民族历史—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前期—文集 IV. 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3157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昌通彩色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 张: 8

字 数: 178 千字

印 数: 1—1300

出版时间: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王绍斌

定 价: 1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4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前 言

清前史是指明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始改国号为清以前的历史。这一时期从国史上讲是明朝的历史，从地方史上讲是后金国或建州女真的历史。尽管在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主中原为止，亦称明朝历史，但此时整个东北已被清朝所统一，并形成后金与明朝两个对峙政权的国内战争，所以此段应看作是政权交替的一个过程，这与清建立之前的历史略有不同。

清前史与满族史也不尽相同，满族的先世可以上溯至先秦时肃慎人，下限至当代满族，而清前史上线指建州女真人崛起的前身，及孕育产生新政权的母体，即元末明初的清肇祖时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这时也称政权，但这时的政权，虽然可与明朝分廷抗礼，但还不够足以形成取代明朝的势力，因此仍没摆脱地方政权的性质。

建州女真祖居我国北方，是伴随着明初的女真人南迁而落脚于辽东，明正统三年（1438年）由建州卫都司李满住率部来到苏子河畔，灶突山下定居的。不久，又形成了建州三卫，这三卫首领是明朝任命和辖属的边疆吏官。他们在这里，历尽艰辛，一波三折，开发了苏子河畔河谷沃土，并在百余年后，出现了一代天骄努尔哈赤，将这个弱小落后的民族带进了文明社会，从此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进而演义了一场精彩的历史画卷。

新宾是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历史沉淀深厚，文化底蕴很

深，但自后金由赫图阿拉迁都，八旗军民倾巢从军，所以本地居民减少，精英转移殆尽，遗留则是守护清帝陵园的皂隶。这里又历经 200 余年的“禁封”，虽为兴京，然人才匮乏，即使祖先们创造的辉煌业绩，其后裔也难以说清了。例如，清光绪年间地方官署所撰《兴京厅乡土志》，民国年间县政府所撰《兴京县志》，在谈起清前遗迹时，便漏洞百出，谬误之处屡见不鲜。直到 1980 年新宾县成立了县志办公室，1996 年又成立了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新宾满族研究所，由于抚顺市人民政府和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逐步培养了一批专业和业余的历史研究人才，并完成了一批学术成果。

近些年来，本县作者共撰写清前史、清史、满族史等文章近千篇，出版了几部清前史和民族史专著，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建立，开发地区旅游产业，宏扬满族文化，扩大地区知名度，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书是为了迎接今年的满族风情节，由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新宾满族研究所选编的一部论文集。一是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都是本县人，是本县人写本县事。二是考虑历史地域关系所以称为《新宾清前史研究论丛》。由于地方作者孤陋寡闻，研究能力有限，不足之处请方家教正。

编者谨识

2003 年 7 月 1 日

目 录

努尔哈赤起兵前史迹新探	高庆仁 张德玉/1
简论八旗军事力量的形成及发展壮大	张炳旭/19
清太祖兴兵之地考	李荣发/28
1616 年上尊号后努尔哈赤政权名称考辨	高庆仁/35
试论后金勃起的政治方略	徐 扬/55
论努尔哈赤法律思想形成的过程	蔡亚文/66
萨尔浒之战东路军古战场考察	曹文奇/76
明代女真人商品经济发展之轨迹	张炳旭/86
女真人与铁器	曹文奇 许云凤/104
女真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演变	
.....	单 玲 黄英霞/120
论明代女真人的掠夺经济	张炳旭/130
浅谈辽东网庄	蔡亚文/143
清太祖六祖城考	李荣发/151
有关觉尔察城的几个问题	曹文奇/159

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	赵维和/ 170
关外三陵之首——永陵	单 玲 黄英霞/ 178
论建州女真左右卫分置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单 玲/ 188
清初著名将领阿巴泰	王 洁/ 197
满文的改革者达海	曹文奇/ 205
汉文化对努尔哈赤及女真文化的影响	王 洁 吴景芳/ 210
谈清太祖清太宗从王权到皇权的转变	王 洁 吴景芳/ 218
满族人口的发展特征	许云凤 曹文奇/ 226
满族原始宗教与朝鲜族原始宗教比较研究	
.....	许云凤 曹文奇/ 234
辽东满族望族八大姓氏探源	赵维和/ 240

努尔哈赤起兵前史迹新探

高庆仁 张德玉

一、努尔哈赤的生母系何人之女

努尔哈赤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河部建州老营的一个奴隶主的家庭里，原姓佟，清太宗时改姓爱新觉罗^①。他的祖父觉昌安（叫场、觉常刚）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父亲塔克世（他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但其生母为何人之女，到今莫衷一是。清代一些官方著述说：“显祖（塔克世）嫡妃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为宣皇后。”^②另一些著作说得稍微详细些，“觉常刚第四子塔失，嫡夫人阿姑都督长女，姓喜塔喇氏，名厄墨乞（或额穆齐）。^③”但是，阿古都督为何人，到今众说纷纭。

其一，阿古是王杲。稻中君山说：“阿古当为王杲之转音，不明记者，盖讳之也。”^④肖一山在《清代通史》、滕绍箴在《努尔哈赤评传》中，也持此说。

其二，阿古都督是王杲之子阿台。王在晋说：“塔失，阿台婿也。”^⑤傅以礼说：“建州主名哈赤，父塔失，王杲女孙婿也。”^⑥陈建的《皇明通纪辑要》、《明史钞略·跋》，陈继儒的《建州考》等都有与此相同的说法。当代史家中因袭此说者更有人在。

其三，阿古都督是图合卓太。宣统年间成书的《承德县志

书》说：“阿古都督显祖宣皇后之父。至达格都督敕封国戚舅舅，即太祖高皇帝之舅也。”^⑦该志书虽未对阿古都督详加注释，但它指出阿古都督为达格都督之父，也是努尔哈赤生母之父，就与前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否定了王杲家族为努尔哈赤母族的说法。李凤民、李荣发《清太祖外戚阿古都督家〈谱单〉与〈谱书〉试析》^⑧，也持同样的看法。这篇文章依据的是永陵《喜塔腊氏舅舅之孙子家的谱》（以下简称《谱单》和其谱书。文章认为，阿古都督为努尔哈赤生母之父，阿古的三个儿子，即达格、多甘扎钦、达古（原谱书为抓古）为努尔哈赤的娘舅。我们在研究《谱单》时发现，阿古都督名下注有“图合卓太玛法”字样（二李的文章没有指出这点）。这样，依据李凤民等的文章所得出的结论，阿古都督应为图合卓太，他是努尔哈赤生母之父。

对上述三种说法，我们试析如下：

首先分析第三种说法：即阿古都督为图合卓太。在研究《谱单》、《谱书》并对照查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承德县志书》还是《谱单》、《谱书》，都存在种种难解之处。

第一，《谱单》记：喜塔喇氏的三世祖都力绩都督，名右标注“兴祖直皇后之父”；五世祖阿古都督图合卓太玛法，名右标注“显祖宣皇后之父”。但是，《通谱》在喜塔喇氏立传和未立传人物中，均未记载这两个非同寻常的显赫人物，他们显系《谱单》作者后移入的。

第二，《谱单》中记禅察都督为始祖昂文都理巴彦德的曾孙，可是《通谱》则记为孙子。《谱单》中禅察名下记载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即阿古都督图合卓太玛法，次子为斐扬武都督业力果玛法，而《通谱》未记载这两个人物。

第三，《谱单》载搔福（即索福）为其始祖之六世孙，《通谱》载为四世孙，并明确指出其为“原任内务府总管”^⑨。内务

府为清入关后所设：“顺治入关定都北京后即设了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⑩由此推之，搔福应为皇太极同时代或稍晚的人。《谱单》中记搔福是斐扬武之子，阿古都督之侄。事实上，阿古都督作为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与搔福之间至少隔有两代人，他们不可能是挨辈人。显而易见，《谱单》存在诸多错讹和假造之处。

此外，《谱单》与《谱书》中的阿古都督纯系妄撰此附后移植进来的人物，因而，《承德县志书》和《谱单》所说达格都督为“太祖高皇帝之舅”一说不能成立。

其次，研究第二种说法，即努尔哈赤的生母喜塔喇氏厄墨乞为阿台之女说。这种说法影响深远，互相因袭，代代相沿。一代枭雄王杲由于屡犯明边，万历三年（1575年）磔死京师，万历皇帝亲临行刑现场。明代史家瞿九思记述道：“杲生阿台、阿海、王太，春秋四十七。”^⑪瞿九思为明人，久居京城，他关于王杲死年的记载当不容置疑。虽然女真人早婚，但这一年王杲长子阿台最多只能是30岁上下，而他的子女最大也不过十四五岁。可是，万历三年时努尔哈赤已是17岁的人了，在阿台与努尔哈赤之间隔着一代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努尔哈赤的生母为阿台之女说不能成立。

最后，我们研究第一种说法，阿古都督即王杲说。关于努尔哈赤与王杲之间存有血缘关系这一史实，中外史家屡有论述。彭孙贻说：“那林孛罗亦汗建州系王杲遗孽。”^⑫钱谦益说：“佟奴以王杲余孽，冒金源之后，启疆犯顺……”^⑬稻叶君山说：“叶赫酋长，且言太祖为王杲之裔。”^⑭以上诸说清楚而明确地表明，王杲与努尔哈赤之间存在着勿庸置疑的血缘关系。由此推之，清代的主要著作，如《清太祖实录》、《满洲实录》、《东华录》等所说的阿古都督应当是王杲，而不是阿台。

在坚持王杲即阿古一说的史学家中，最突出的当数孟森先生，尽管后来他又推翻了自己的结论。他说：“历嘉靖隆庆到万

历初，王杲势甚张，景祖为第四子显祖他失，娶杲女为之配，又以长子礼敦之女，嫁杲之子阿台，援系甚至。”^⑤又说，“显祖生五子，而为王杲女夫，杲女实太祖所生母，后尊之为宣皇后……”^⑥此外，莫东寅也说：“此阿古即王杲对音，清讳王杲，乃另用别字写作阿古。”^⑦稻叶君山及肖一山等的观点，前已引述，不再赘及。滕绍箴则更明确说王杲素有“阿古都督之称”，“俗称阿古都督”^⑧。上引各家一致肯定阿古都督即王杲，乃努尔哈赤生母之父。

王杲为一代豪杰，虽然在《明实录》中查不到明廷为他授职的记载，但他出自名门世家，为凡察（曾任建州右卫都督佥事）后裔，肖一山^⑨、鸳渊一^⑩都曾明确地记述过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没有得到明廷正式任命的情况下，他自称、别人颂称都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在当时的建州，在努尔哈赤的祖辈中，也只有王杲配称都督，明末许多史家以都督称王杲也决非偶然。清代著作又不便直呼其名，便以阿古谐音王杲称之为“阿古都督”就很自然了。综上所述，努尔哈赤的生母为王杲之女无疑。

二、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代，是与王杲和李成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杲（1529—1575年）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出生于兀拉山城，约在明嘉靖中叶迁至苏子河流域，先在哈尔萨阿林（新宾永陵二道河附近），后被邻部驱逐，迁居到果乐（古勒）山一带，掌握水渡。王杲以古勒寨为中心，开始生产和军事活动，古勒成为他历史生涯的政治舞台。

王杲“生而黠慧，解番汉语字义，尤通日者术”，“虏中皆传杲推五星如神”^⑪。当其崛起时，董山、李满住已相继被杀，

建州女真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王杲顺应时代的需要，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建州女真的首领。明王朝由于对周边少数民族一贯推行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政策，尽力扶持海西王台，多方压制建州王杲，所以一直不给王杲授职。但是，王杲拥有强大的实力，在实际上成为建州三卫的主宰，又出自名门世族，所以明代史家多把他称为“都指挥使”、“都督”。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六祖宝实等也先后依附于王杲。计六奇说：“其祖叫场、父塔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②嘉靖三十八九年，觉昌安曾跟随王杲“犯边作乱”，被明廷边臣骂作“贼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努尔哈赤降生在建州女真族奴隶主塔克世的家庭里。女真族娴于刀弓骑射，崇尚勇武，凡是长于骑射、能征惯战的人，都可荣获“巴图鲁”（英雄）的称号。因此，女真人在少年时代便要接受骑射教育和训练。努尔哈赤与其他女真儿童一样，从童年起便手持“木弓柳箭”，在祖、父的严格训教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本领。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哲陈部洞城，曾与射箭能手钮翁锦比试射柳，以明显的优势取胜，即说明了他武功的高超，非常人可比。

但是，努尔哈赤的童年时代过早地结束了。他10岁时，生母喜塔腊氏早夭，继母纳喇氏对他们“抚育寡恩”^③。他和弟弟在家中得不到应有的欢乐，因此，对生母家十分眷恋。而他的祖、父由于依附于王杲，为其部将，为加深两家的感情和减少家庭纠纷，努尔哈赤常常和小于自己五岁的弟弟舒尔哈齐一起寄住在外祖父王杲家，好在外祖父的家古勒寨城距建州老营40余公里，仅一日路程。

王杲给予失去母爱的努尔哈赤兄弟以深厚的关怀和爱护，通过频繁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的感情日笃。王杲精明强干、勇于征战，秉性火爆，工于心计，富于韬略，汉语娴熟，对努尔哈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王杲成为他崇拜、

学习和效仿的楷模。

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在外祖父家除了继续刀弓骑射训练外，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据此，明末史家认为他们是王杲的家奴，如程开祜说：“努尔哈赤，王杲之奴”^④；《明实录》说：“奴酋原系王杲家奴。”^⑤事实上，努尔哈赤兄弟主要是以外孙的身份作为宾客而不是人质或奴隶寄居在王杲家的。努尔哈赤与外祖父王杲的感情是纯正的、深厚的，这可以从清代的祭祀中反映出来，直到本世纪初叶的三百余年中，“清朝先陵在祭奠肇兴景显四祖前必首祭王杲”^⑥。因此说，努尔哈赤决不是王杲的家奴。

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和发展，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逐渐认识到，继续跟王杲与明为敌，“犯边作乱”，终归不会有好的下场。于是，他们便背着王杲投靠了辽东边将。辽东巡抚侯汝谅在《东夷悔过人贡疏》中说：“建州贼首差草场、叫场等部落之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⑦这里说的草场系指索长阿（努尔哈赤的三祖父），叫场即觉昌安。孟森认为这是觉昌安“潜行通款于明”^⑧的证据。毫无疑义，这是觉昌安、塔克世首次与明通款，这之后，他们便经常与明联系，开始了他们政治立场和态度的根本转变。李成梁执掌辽东军权之后，他们便公开地站在了明廷一边，为努尔哈赤少年时代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李成梁（1526—1618年），是明代后期辽东地区的著名军事将领，因军功封宁远伯。史家称赞他说：“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边帅武功之威，二百年未有也”^⑨。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李成梁任险山堡参将后，觉昌安父子与李成梁开始了密切的交往。隆庆四年（1570），李成梁升任代理辽东总兵。随后他在清河、沙河驿和辽阳等地连续给内犯的土蛮军以重创，建树了赫赫战功，声名日著。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期间，塔克世常带努尔哈赤到李成梁家中，李成梁对他并不完全放心，甚至“相其为人有异状”^⑩。在这种心理环境下，努

尔哈赤居留在李成梁家里，只能是作为人质，直到“十六岁始归建州”^⑧。

李成梁出自官宦世家，世代为官，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封建思想文化教育，数年居于这样的家庭，使本自聪颖敏慧的努尔哈赤获得了接受汉文化教育和熏陶的天赐良机，这种机遇在建州女真族聚居地区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肖一山在记述努尔哈赤的这段生活经历时说：努尔哈赤“常出入辽将李成梁家，如童奴然，成梁亦抚之如子。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演义》及《水浒传》，十六岁始归建州”^⑨。肖一山的这一段记述，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十六岁”之前的几年间，努尔哈赤时常出入于李成梁的家门，有时随父一起小住，有时则长住，既示友好，亦有人质性质。

其二，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十分亲善，甚而视其为子，进行爱抚养育。难怪明廷官员杨鹤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⑩，两家日后结为姻亲亦决非偶然。

其三，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家做些书童之类的工作，有相当的时间熟识汉字、读汉文书籍，以致于后来竟能阅读并钻研我国古典小说等。

其四，大约在“十六岁”光景，努尔哈赤暂时离开李成梁，回到家乡建州。

这段生活非常重要，为他以后统一建州女真和进军辽沈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

三、被俘和初婚

回到建州后，努尔哈赤过着艰辛的生活，时或“亲上山采人参松子之类，持往抚顺市卖之”^⑪。不久，李成梁对古勒城“犁庭扫穴”式的进攻，改变了他的生活。

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王杲在来力红寨大败明军后,又联合蒙古进掠辽沈,李成梁率6万明兵进行讨伐。十月二日,王杲退守古勒,“阻坚城以为险,深沟高叠,日夜提遯兵,击刁斗以自卫”^⑤。十日,明军发动强攻,突入古勒城,王杲拼死抵抗,李成梁乘风放火焚烧古勒高台,大获全胜,“斩首一千一百有奇,获牛羊无算”^⑥。但王杲却侥幸逃脱。此役,努尔哈赤在古勒城王杲家中,目睹了明军进攻古勒的情形,并与其弟舒尔哈齐一起被俘。对此,姚宫詹叙述得较为详尽,他说:“时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⑦此外,彭孙贻和陈建也记述“奴与速同为俘虏”^⑧。

此前,如果努尔哈赤和李成梁没有相当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感情,早在古勒城战中成了刀下之鬼。但是,古勒城的兵与火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中,成为他仇明的第一颗种子。

努尔哈赤被李成梁收在帐下之后,初做随军杂役,后则参加战斗。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因而处处谦恭谨慎,计六奇记述道:“努尔哈赤少尝事李成梁……忍询多智,初事成梁甚恭,已包异志。”^⑨陈建说:“奴与速同为俘虏,给事于成梁家,奴乃佯谨其身,以自媚于成梁。”^⑩努尔哈赤的表现固然可以得到李成梁的好感和信赖,但李成梁尽心爱抚努尔哈赤也有自己的考虑,正如怨渊一指出的那样,李成梁“隐密抚养努尔哈赤,实为深谋远虑之举”^⑪。我们认为,李成梁这样做,无非是要培养忠于自己的建州地方官员。

王杲从古勒山寨脱逃之后,隐藏到努尔哈赤六祖宝实的儿子阿哈纳的村寨里,并且积极准备力量伺机而起。一些年来,在明与王杲的军事斗争中,觉昌安和塔克世给明军以大力协助,“多次暗引官军剿王杲”^⑫。在万历初年,李成梁进攻和追剿王杲的过程中,塔克世充作向导,更是尽心竭力。史载:“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向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擒。”^⑬这

条史料虽然有些夸大塔克世个人作用的地方，但在王杲逃脱后，在其父被李成梁囚作人质的情况下^④，为寻查王杲的踪迹，塔克世会全力而为并且查得了线索，为明军擒杲做出了贡献，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王杲被擒是在万历三年（1575年），《东夷考略》叙述这一经过颇详：“三年春，杲藉忿复纠虏盗边，副总兵曹簋厚市夷，尝谍杲匿酋阿哈纳寨，勒精骑驰剿，得二十六级，杲伪以蟒挂红甲授阿哈纳脱走，将投土蛮。会抚顺关质市夷急购杲，乃走素所善东夷长王台所。开原兵备使贺溱宣谕台，台向忠顺，遂与子虎尔罕执送境上，槛车传致献俘。诏磔杲。”^⑤一代枭雄王杲，以其47岁的春秋结束了一生。

王杲之死，以及塔克世为此所做的贡献，对努尔哈赤兄弟在李成梁帐下的处境的改善，无疑有重要意义。但“杲成擒日，奴所目睹”，“在昔杲悬首薰街时，奴怀忿恚”^⑥，努尔哈赤把愤恨深埋在心底，不露声色，勤勉做事，终于赢得了李成梁的信赖，在他们二人之间建立了“谊同父子”的感情^⑦。

万历五年（1577年）19岁的努尔哈赤接到了父亲命他回家完婚的书信^⑧，便辞别了李成梁回到建州。

努尔哈赤娶的第一个妻子是佟佳氏，本汉族佟氏，乃辽东巨族塔木巴彦即佟巴晏之女^⑨。塔木巴彦，满语意谓塔木富翁，佟谐音塔木。据《世荣抚顺佟氏族谱序》载：“佟氏本辽东人，居佟佳以地为氏，后迁抚顺遂世为抚顺人，以贵雄一方。”^⑩努尔哈赤入赘佟家，成了养老女婿^⑪。

佟氏家族的万贯家资，成为努尔哈赤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对他以后的富商生涯，甚至起兵初期的活动，都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他的第一次婚姻使他摆脱了贫困，他对分家给予他的财产的多少便抱着豁达的态度。可是，史学界却普遍认为，努尔哈赤结婚独立生活后，经济拮据，不得不亲自上山采集人参、松子、药材

之类土特产，带到抚顺等马市交换，以维持一家温饱。其依据是《抚顺县志略》上的一段话：“我朝未入关之前，丁亥，太祖高皇帝以珍异在抚顺、清河、宽甸、爱阳四关与明互市。”^⑤原因是一些史学家在引用这段话时作了删改，忽略或隐去了“丁亥”二字。丁亥为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年努尔哈赤已经29岁，结婚已10年，起兵亦已5年，他不仅是一支日益强大的武斗力量的领导人，建州卫的首长，同时也是一个大倒卖商，以便获取巨额资金抵偿军事开支。因此，用上述史料来说明他初婚后的生活经历是完全错误的。

努尔哈赤婚后生活很幸福。第二年，他20岁时第一个孩子长女东果格格出生，22岁时第二个孩子长子褚英出生。此后，25岁时第三个孩子代善才降生。褚英与代善之间相隔3年多，说明这段时间他不在家中。那么他在哪里？

四、李成梁麾下优秀军人与叶赫招亲

万历八年（1580年），努尔哈赤22岁时又来到李成梁麾下开始了三年的军旅生活。至于他出于什么原因弃商从戎，被征调的可能性极大^⑥。据查，明廷一般不征夷人当兵，但努尔哈赤入赘佟家，并改佟姓，自愿应征入伍极有可能。

努尔哈赤曾在李成梁标下做过“幼丁”，与李“谊同父子”。现在，他正年轻力壮，英姿勃发，加之智力超群，有勇有谋，很快便成为李军营中出类拔萃的有为军人。彭孙贻在提到努尔哈赤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努尔哈赤“身長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⑦。后来，努尔哈赤竟能参与李的军事决策，“赞划成梁军务在幕中”^⑧。说明这个时期努尔哈赤在战场上是每战必先的勇士，在军营中是出谋划策的高参，成为李成梁不可或缺的臂膀。